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五十三

明 楊慎 撰

古今賦麗則不同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
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
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
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
琳武庫之壯乎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
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
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煇曄而譎誑分
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
云東晉尚補筌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
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聖經更無褻彈
也

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
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
動則星河如覆信為奇也

鴈賦

劉安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繒繳
羊祐鴈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
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

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
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凌
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
色若委雪乎崖之阿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
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
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

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薛綜注西京賦

西京賦繚垣繇聯四百餘里此句本不必註薛綜注繚垣猶繞了也李善又改垣為亘益不通矣班固西都賦繚以周牆即此句也垣本是牆何必改作亘唐人崔塗繡嶺宮詩苑路暗迷香輦地繚垣秋斷草煙深王和甫冬日詩繚垣烏鵲近人飛其用字固不以薛注為然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

隄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
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開宮館二百七十複角相連
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石胸山以
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
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
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
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從諛故揚雄指之
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樂聽而後徐徐

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也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為寓言而上林東境極

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漭為派而漭灞合
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
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况其紫淵丹水欲傳會而
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
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
月天與地杳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三峻圍經
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
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做相如諷勸相參不

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年約年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

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

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

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
旨惟揚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
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
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
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
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
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
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

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踈落英幡纒紛溶薊猗柅從風薊莖
岍歛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
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薊莖
即蕭森猗柅猶猗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儺薊莖即流
麗岍歛即歛吸歛古作岑見石鼓文省寫作岍五臣注

遂誤以為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升
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
薊蓼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
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柷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
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
則劉蒨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南國則
歛歛與歛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

略爾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搗素賦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搗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
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裊雲萬疊斷腸新出于

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復隍
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
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闕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
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秦少游單騎見虜賦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場屋程試文也其略曰事方急則
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
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

不撤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蔑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此即一篇史斷今人程試之文能有幾此者乎一本作果吾父也遂有壺漿之迎見大人焉盡棄犀渠之甲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竒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

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
牛連類今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雪賦月賦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
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然月
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
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殆成何人與其秋懷之
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殆

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與二賦之尾叶焉
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坡賦具禪機

高僧傳神鼎問於利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已鼎曰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生必死有死即生何得定耶貞
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為地呼地為天名
星為月命月為星耶貞無以應大理楊伯清舉此以問
余余曰東坡有暗答矣自其變者而觀之則萬物不能

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伯
清曰是則拈古欲公重說余曰定者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不定者一彈指間經千萬劫也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贊

附跋

太宗昭陵六馬圖石刻在秦中其一曰拳毛馱黃馬黑
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
天駟橫行弧矢載戰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
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漚澗未靜

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
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
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
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
乘危濟難其五曰峴路紫紫鷲騶平東都時所乘前中
一箭贊曰紫鷲超躍骨騰神駿氣龍三川威凌八陣其
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
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戎衣元學士王暉

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
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為像題真以
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
故潼關之役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顛冉閔
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
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信夫

陽詢
也

太宗十驥贊

贊殷仲容
撰書則歐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櫪狀花蓋之交林異色同
群似雲霞之間彩亦竒俊語也

茶夾書燈二銘

程宣子茶夾銘曰石筋山脉鍾異於茶馨含雪尺秀啓
雷車采之擷之收英斂華蘇蘭新桂雲液露牙清風兩
腋玄圃盈涯晁無咎書燈銘曰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
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沒其光黃簾綠幕永夕
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余少讀

書每夕煮茶書此二銘於座右今老矣不復夜讀茶亦以脾寒而廢書此二銘以傳同好

鏡銘

古鏡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尚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嘉且好又潁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

相會此銘辭古雅錄者多逸字逸句故不厭重錄之

鑑銘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

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窓繡幄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傅玄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

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
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
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
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
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
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
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在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
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

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
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蘭亭記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
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
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
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遥遥邯
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

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為復矣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
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
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
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五色賦記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

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
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
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
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
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
青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
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
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

免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燂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余謂曰血日火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況今別擬一聯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黃棘

薛符溪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子施黃棘之枉
策蓋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
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謬矣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菴則力
辯以為真黃東發以真偽不可曉愚按東發朱子之徒
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

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

慮後人羈入闡增以誣韓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

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驢負
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鬪鬪齧齧貧鬼相
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姓
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
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
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
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胸春即
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

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
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
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鷺生鷓又文山鴻豹肥
脂多脂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
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鴈如旦飢即詩起如調飢據
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
證調飢為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
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名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

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

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仇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仇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仇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母氏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

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
王尹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大牢未足
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
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
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
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紫雷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

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
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
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
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竒才杜子美韓退之
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
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文章狀物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

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
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動似舉羽扇以
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
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
黍其綴實似榘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
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
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
瓜蘆葉如梔子花如薔薇實如栝櫚葉如丁香根如胡

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
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
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飴如醲酪
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
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為二
物傳神也傳肱螭譜云螭鵲眼鱉足蝱腦蝟腹其爪類
拳丁其螯類執鉞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
其色青白真如繪螭焉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空遊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
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落霞秋水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
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
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

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嘗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升菴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五十四

明 楊慎 撰

杜少陵論詩

杜少陵詩曰不及前人更無疑遞相祖述竟先誰別裁
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少陵示後人以學詩
之法前二句戒後人之愈趨愈下後二句勉後人之學
乎其上也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以遞相祖述日趨日
下也必也區別裁正浮偽之體而上親風雅則諸公之

上轉益多師而汝師端在是矣此說精妙杜公復生必蒙印可然非予之說也須溪語羅履泰之說而予衍之耳

李太白論詩

李太白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之句蓋譏其拘束也余觀李太白七言律絕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此可省矣

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胡致堂評其清節高致
為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余嘗愛其論詩云陳杜濫觴
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
丞蘇州趣味澄負若清沈之貫達大厯十數公抑又其
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
源亦各有勝劉得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
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浪仙誠

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獨鳴於晚唐也其文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韻語云自知非詩詩未為奇精研苦鍊思杳魄淒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從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撓空擢壁崢水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隣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炊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隤凸

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試自是非吾私也其目曰詩賦
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為奇乃是奇也句法
亦險怪

范季隨論詩

宋范季隨云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
可今人作詩但句語軒昂可聽其理略不可究

葉晦叔論詩

晦叔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律如

老杜幽棲地僻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
苦憶荊州醉司馬是也洪容齋送晦叔詩此地相從今
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
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沾
江上黯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予謂絕句如劉長卿
天書遠名滄浪客一詩尤奇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子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

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
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
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
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
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
顧凱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
遠夏珪不足為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
為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宜然謂之時代可也余

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予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賁黃玄之揚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瞽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猶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為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為旁門至李何二子一

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
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
棄更為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嗚
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
愈光溘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為的故著之

敖器之評詩

敖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
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竒矯

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
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
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
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
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
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
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
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

孟東野如埋泉斷劒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醅
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
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
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
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
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
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
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

不求識賞韓子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
聖安禪自能竒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
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宋人論詩

宋人論詩云今人論詩往往要出處關關雎鳩出在何
處此語似高而實卑也何以言之聖人之心如化工然
後矢口成文吐辭為經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
王矣若以無出處之語皆可為詩則凡道聽塗說街談

巷語醜徒之罵坐里媪之詈雞皆詩也亦何必讀書哉
此論既立而村學究從而演之曰尋常言語口頭話便
是詩家絕妙辭噫三百篇中如國風之微婉二雅之委
蛇三頌之簡奧豈尋常語口頭話哉或舉宋人語問予
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予答曰在河之洲便是出處此
言雖戲亦自有理蓋詩之為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關關狀鳥之聲雎鳩舉鳥之名河洲指鳥之地即是出
處也豈必祖述前言而後為出處乎然古詩祖述前言

者亦多矣如云先民有言又云人亦有言或稱先民有
作或稱我思古人五子之歌述皇祖有訓禮引逸詩稱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小旻刺厲王而錯舉洪範之
五事大東傷賦斂而歷陳保章之諸星此即古詩述前
言援引典故之實也豈可謂無出處哉必以無出處之
言為詩是杜子美所謂偽體也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叛兒歌云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

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花日
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越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溫
厚仁愛風格儼然後為王世充所弑臨命禮佛曰願自今
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辭藻如此若不
生帝王家豈不為文人學士耶○隋越王諡恭帝唐高祖
立代王侑亦諡恭帝二主同諡蓋東西不相聞也

簡文楓葉詩

梁簡文帝楓葉詩云
萋綠映葭青
疏紅分浪白
落葉洒

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梁元帝陽雲館柳詩

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
枝邊通粉色葉底映紅巾
帶日交窻影因風掃隙塵
入簾應有意偏宜桃李人
此詩諸本所載不全以定本正之

劔門明皇詩

予往年過劔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劔閣橫空
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

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
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
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
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
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
是假托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

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李陵詩

脩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水裋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置

瓶中馬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當補入之以傳好古者

顧況詩句

顧況詩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二句情景絕妙雖入文選可也然況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雖全集亦有遺者如張文昌白鼉行有漢魏歌謠之風長干行有國風河廣之意集中不載李德裕鴛鴦篇有目無詩而唐詩紀事幸載之

庾肩吾燭影詩

垂燄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軟舞隙中來
李吾夜績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庾信詩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
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
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
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

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陸士衡詩

陸士衡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注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宗懷顧野王二詩

宗懷春望詩曰日暮春臺望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
司空始種楊一枝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沉
憂竟不忘顧野王芳樹詩曰上林通建章雜樹徧林芳
日影桃蹊色風吹梅徑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
榮遺路遠用表莫相忘二詩前首五用草木名後首四
用草木名在後人則不勝其贅矣而清麗脫洒如此宗
詩前聯都尉移棗益用漢藝文志有尹都尉移植棗杏

梅李法司空種楊則用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其官司空
其樹楊也用事頗僻故須詮詰始見其妙

傅玄雜詩

傅玄雜詩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
歸洞房五臣注景鴈影也映於月光而色玄也二句皆
承上文說鴈其旨始白五臣注亦不可廢

阮籍詩

昔余遊大梁登於黃華顛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按

戰國策趙武靈王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

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而兆於簡子之夢

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

張平子應問曰女魁北而應龍翔合而觀

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妬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作微辭意也
顏延年曰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

明大意略其幽旨也信哉

謝靈運逸詩

謝靈運有集今亡其詩獨文選及樂府藝文類聚所載

數十首耳余見永嘉記所引斷章諸選不收者今錄於
此温州柘溪詩曰澹澈結寒波檀欒秀霜質洞合水屢
迷林迴巖愈密登石室飡僧詩曰迎旭凌絕巘映弦歸
椒浦結架非丹楹藉田資宿莽又泉山詩曰清旦索幽
異方舟越垌郊石室穿林陬飛泉發樹梢丹山詩曰遨
遊碧沙渚坦蕩丹山峯

曹子建遺詩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

烈璀璨彩有光榮光好暉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
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
字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
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
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
聲褰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
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消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
穫為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

建集亦遺焉幸玉臺新詠有之遂錄以傳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
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
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
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韓退之詩

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

也。以忠直自比，而以奸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為人，亦無奸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為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杜審言詩

杜審言早春遊望詩，唐三體選為第一首是也。首句獨有宦遊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忽聞四虛字。

文選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祖之益雖二字亦不
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無來處其祖家法也

張說詩

江總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悞倡園花
遙同葱嶺雪春心既貽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
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
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沈滿怨詩
征人久離別故國音塵絕夢裏洛陽花覺來葱嶺雪劉

方平梅詩歲晚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
幾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同莫將遼海雪來此後
庭中

王建詩

擡起俗語也古亦有之王建宮詞紅燈睡裏看春雲雲
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雙雙擡起隱金裙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

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但
王語渾含勝崔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
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厨禁籞
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於董道畫跋而本集
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常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
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為一代絕倡余讀其全篇
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
豈曰財賦強深為未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三
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
以為千古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

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
如棼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洒如絲棼含暈迎初旭翻
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
見脉分樂府絕句云大艣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
絃楊州市裏商人女來占江西明月天詠硯云煙嵐餘
斐疊水墨兩氤氲好與陶貞白松窓寫紫文詠鶯雜體
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
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

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啣如簧煙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
迷隱跡稜葉慰忠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鳥聲又路
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詠
花云香歸陶令宅艷入孝王家園景云傳粉琅玕節薰
香菡萏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云容華本南
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中國
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籍茗
園晴望似龍鱗又連檣估客吹羌笛盪漿巴童歌竹枝

又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
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又青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
隔柳條又三花秀色逼春幌十字春波繞宅牆又海嶠
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似雪橋
邊平岸草如煙又外集有觀舞一首云山雞臨清鏡石
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裊體輕若無骨觀者
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風致尤可
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予舊選之為句圖今錄其尤著

者於茲云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
為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窻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
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鷓
鴒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
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
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人陳子
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矣
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
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
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程公益因旅遊入
蜀而見子昂也近註唐音以王適為韓退之銘其墓者
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胸中無書又且目

中無珠妄淺如此何以註為

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為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古云
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蕭條薊城北
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人在木
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勛節減於皇甫冉

比興景也勛節情也

張繼詩

國語室無懸耜野無與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
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
杵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上馬續殘夢一句千古絕
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見無味矣

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其春
草帖一詩陸子淵為余誦之所謂春草青青萬里餘邊
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可
謂絕唱余又見崔鴻臚所藏有旭書石刻三詩其一桃
花磯云隱隱飛橋隔墅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
隨流水洞在青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
弄春輝莫為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

亦沾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列清樽江上烟雲
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華園字畫竒怪
擺雲拔風而詩亦清逸可愛好事者模為四弓懸之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
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
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
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為隨

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唐人鮮及
或云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寄益之詩也

又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于
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牕簾動
疑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
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圖載其全篇今錄於此微風
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

上露稍沾階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題云竹窻
聞風寄苗發司空曙○今南方所刻唐詩皆非全帙先
公在翰苑日裒集唐詩極為精備較近日所傳大有不
同緣吳人射利刻各家唐詩取其卷帙齊均厚薄如一
以便於售極為可惡如顧況集其中遠寺吐朱閣春潮
浮綠烟最為警策乃在削去之卷張籍本十二卷乃削
減為四卷而弔韓昌黎一詩最奇亦在減中若楊炯詩
不多乃取楊巨源詩妄入之王維詩又取王涯詩妄入

之陋者驟觀競相語以為新奇未見而爭市之是重不幸也聊書以傳賞鑒者

裴迪詩

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泠水高風味有餘迪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

儲光義詩

儲光義詩落日燒霧明農夫知雨止耿湜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即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即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耿湜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予舊日秋成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亦用諺語日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豐歉益老農有驗之占云

儲光義七言律

儲光義詩五卷五言古詩過半七言律止田家即事一首而已柔柘悠悠水蘸堤晚風晴景不妨犁高機猶織臥蠶子下坂饑逢餉饁妻杏色滿林羊酪熟麥涼浮隴雉媒低生時樂死皆由命事在旻天迥不迷近刻本多缺誤余以元刻本正之○七言律自初唐至開元名家如太白浩然常儲集中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譬之後世舉業時文盛而古文衰廢自然之理

杜牧弄水亭詩

弄水亭前溪颭艷翠綃舞綺席草芊芊紫峯嵐伍伍檻
前汀鴈栖杭上巴帆去停樽遲晚月咽咽上幽渚斷霓
天帔垂狂燒漢旗怒騰泉落環珮畦苗羨纂組不能自
免去但愧來何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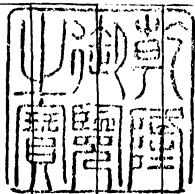
又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
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
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列
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
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立幾多馬
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
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於
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

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
而世傳者少錄於此云



升菴集卷五十四